晚霞映在阳澄湖上

王剑冰

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——”悠扬的唱腔自远方响起。阳澄湖的名字就是从那时深入人心。而今我就行走在阳澄湖中间的一片沙洲上,不是迎着朝霞,而是踏着黄昏。一轮夕阳正在沉落,晚霞映在湖面上,使阳澄湖显现出大海一样的浩渺苍茫。

现代人知道阳澄湖,多是因了大闸蟹。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就曾有诗:“不是阳澄湖蟹好,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阳澄湖大闸蟹何以如此有名?原来阳澄湖是沙底,大闸蟹活动必得弓起身子,爪子刨地,使得蟹肉变得丰满瓷实。加之清澈的水质,透彻的阳光和丰茂的水草,阳澄湖大闸蟹就成了“蟹中之王”。

阳澄湖镇的朋友说,即使把蟹放在玻璃板上它也是八足挺立,脐背隆起,双螯腾空。而生活在污泥浊水中的蟹类,自然没有这等雄威。我听了这形象风趣的讲说不觉笑了起来。现今讲究绿色环保,阳澄湖得益于此。

朋友告诉我,传统的捕蟹方式是在港湾间设一道闸,闸多是竹草做的。晚间在闸上面点亮马灯。蟹见着亮光就会爬上来。上面的抓了,后面还在勇士攻城一般前仆后继,直让捉蟹人忙得乐不可支。大闸蟹就是这么叫起来的。朋友说,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大闸蟹爱情生活的甜蜜期。想着湖水下面千百万个活物正在弓着身子四处撒欢,觉得甚是有趣。

水在微风的作用下,一波波地推向岸边。看得久了,会感觉整个湖都在向前推涌。此时各式各样的船只从水荡与湖汊归来,同时归来的还有一群群的鸥鸟。摇船人的剪影与鸥鸟的翅膀在夕光下显现出一种浮雕般的影像。一排排的岸柳,湖风中如少女濯洗的长发在愉快地甩动。远处的芦苇同岸柳正好相反,缥缈成了一股烟霞。

原来觉得阳澄湖在大自然的深处,离现代文明很远,实际上阳澄湖就在苏州市区的东北,“南连苏州城,北邻常熟山”。有人说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本来已经很美的苏州又加上了一个阳澄湖,就更加显出了天堂般的美好。

苏州相城区的阳澄湖镇就坐落在碧波荡漾的湖中。春秋吴国大夫伍子胥曾奉命到此“相土尝水”,明代“吴门画派”班首沈周就出自这方灵秀的水土,境内的那些古桥、古刹、古墓也向人们诉说着阳澄湖镇千年的历史。阳澄湖人真的是好福气,得了这么好的一片水。

镇上的朋友说,不仅是大闸蟹,阳澄湖里还有甲鱼、清水虾,有鳜鱼、鳗鱼等多种鱼类。这里是真正的鱼米之乡。上岸有沃土可种稻收米,下湖有阔水可捕鱼吃虾。在中原过去常常有饿死人的事情,这里却不曾发生过。遇战乱匪患,人们会把家往船上一放,划进湖汊。那漫漫湖水、丛丛芦荡便是避险的天然屏障。

夕阳这时已经落在了湖中央的莲花岛上,它像一颗大大的红珍珠,被沙洲托举着,眼看就要托不住了。一大片的湖水变幻了颜色,像谁洒了颜料,把个阳澄湖染得越发好看了。

我所在的地方从高处看是一个细长的弧形,就像一条美人的长腿,有人叫成了美人腿。这或可是一个玩水的女子随意把一条秀腿撩出了水面,让人有一种想象的美意。而我觉得,还是叫美人岛好一点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美人呢,许是沐浴后的渔家女,慵懒地斜伸出一条腿偎于岸柳,长发飘荡着一层金黄。

一些青年男女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,或相拥于湖边的柳下,或仰卧在草间享受微风,或成群聚在一起说笑着。还有的放一只钓竿,静静地钓着一景夕阳。忙了一整天,人们在尽情地享受阳澄湖的美好。这些青春少年、佳丽靓影构成了阳澄湖另一种景观。难怪地名要和美人联系起来。

有人在岸边的船上支起了锅灶,把逮着的大闸蟹随手放入了锅内,顷刻间,锅内就成了一片红润,浓郁的清香扶摇而起。其实,不仅在船上,岸边的农舍里也飞出了如此的味道。湖面上,船儿传来了歌声:

太阳落山哎渐渐黄啰,
渔船只只哎收进港啰,
桩槁一拄行灶旺呦,
鱼汤鲜来白米香呦——

这是真实的水乡渔歌,它成了这画面的画外音。

阳澄湖,名字叫起来感觉竟有万千意象。来阳澄湖还是早晨或黄昏来吧,这两个时辰会别有一番情趣。

此时,夕阳在莲花岛一点点地消隐,霞辉收去了它最后一点光芒。一个大幕在慢慢地拉上,整个湖面变成了一个静字。

大幕后面的景象被一些等待与相会、甜蜜和幸福替代了。天空下的所有生命都进入了享受期。

春天的礼物

简 平

有朋友要来看我,我说你把原先答应过要送我的那盆绿植带来吧,没想到,朋友拒绝了。我追问为什么,他说他想送我一盆正在开着的鲜花,因为花是春天的礼物。

世界上那么多的花都选择在春天盛开,所以,我们总是把花和春天联系在一起,春暖花开,只有春天才真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。花是春的象征,也是春的内涵。那天,走在路上,忽然发现,马路中间原本冷冰冰的有着尖刺的隔离带挂上了一长排花篮,而花篮里星星点点般的紫罗兰就这样把整条马路都点亮了,历经黯淡肃然的冬季后有了不少的生机,可以感受到大地回春的气息。

以前我是不养花的,最近几年,靠着朋友不断地鞭策和关照,倒是学着种起了盆花,这样,我家的窗台不再空空荡荡,也热闹了起来,几种花卉在一整个春季里争芳斗艳,始终花影绰约。我从窗口看出去,也有不少人家窗台上放着花盆的,只是缺了阵势,好像我们向来含蓄,不太会把自己家里开着的鲜花张扬地全都挂到外面去。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,那种阵势却是司空见惯,大多人家的窗台都挂满鲜花,连窗棂都是用花装饰的,很美很浪漫,因而感觉上所有的地方都流泻着春光,明亮而又舒悦,希望满布。当年纳粹占领巴黎之后,一夜之间,巴黎人的家门口都出现了一束玫瑰花,表达了巴黎虽然被占领了,但巴黎人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并没有失去。一个当年盯着这些玫瑰花发愣的纳粹士兵,到了老年都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,他说,我们永远无法征服他们的心。

的确,经过一冬严寒的禁锢,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有些沮丧,也许还有失望、焦虑、麻木,甚至对未知的恐惧,这样的时候,春天因万物复苏而最能给人带来慰藉,而伴着汩汩的春水声看看鲜花、闻闻花香是最为适宜的。前些天,我去一家书店与读者见面,其间讲述了自己走出困境重回生活的一段经历,活动结束后,一位读者问我能不能与他女儿视频一下,说几句鼓励的话——他的女儿因工作中遭人贬损而郁郁寡欢,整个冬天都过得灰不溜秋的,觉得没有了未来。我在视频里看见她的眼睛清纯却没光泽,精神有点萎靡,教人不忍,我跟她说,你不能将这个自己喜爱的世界拱手让人,要活得比那些贬低你的人更好更有尊严,亲眼见证他们的落退,这才是快意的人生。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枚散发香气的栀子花的书签,说这朵花是我送给她的春天的礼物,寄寓着温暖、勇气和坚强。

春天如此慷慨,这才会有那么多的花选在此时绽放,作为礼物给芸芸众生致送光明,疗愈人心。那位来看我的朋友送的是一盆茶梅,花的形状又像梅花,又像茶花,恰似从冬天穿越而来,由明媚的春色提亮了鲜艳的大红,姿态瑰丽,品性清雅,气韵超逸,只消看一眼,便一扫往日积郁的阴霾,心底澄澈。令人欣喜的是,我在一个街角发现了一大丛茶梅,既有红色,也有粉色和白色,甚或红白镶边的,叶子发亮,花朵饱满,有层次感,淡黄色的花蕊散发出微微的清香,给人以许多的遐想。由于花量多,故而如绸的花瓣摇曳于半深半浅的十里春风中,让我想到通往理想的道路虽然曲折漫长,可都是由如花般美好的愿望铺就的。

过几天,我也要去郊外看望一位长者,我问她希望我带些什么去,她想都没想,脱口而出:“当然是花,这是春天的礼物,也是最好的礼物。”

坐轮渡

三三

家里最老的房子,在十六铺码头附近。小时候,望着街道出神,会忽然听到一记低沉的声响,就像掠过高空的一道灰影。听大人说,才知道是码头汽船的鸣笛。海关大楼的钟声,也定时传到小屋里。隐隐约约,曳一丝尾音。可惜要到2003年《东方红》的报时曲才恢复,我在老房子居住的那几年,并未赶上。

十六铺码头,大约是上海江湖气的汇聚之处了。可能以前陆路未开,水路更通畅,四方来客常常坐船到上海。于是有这样的俚语,说一个人是“十六铺码头上来的”。儿时的我不禁想象,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带着一点野心、未知的风险,同样也有崭新的期待。

由于离码头近,以前外公常常带我到十六铺码头坐轮渡。那几年,南浦大桥刚通车不久,很多市民过江还是喜欢坐轮渡。

我喜欢水,尤其是晴天,船从江上驶过,太阳的影子落在船尾引擎打起的浪花上,波光粼粼。我可以看很久。过去浦东还没开发,对上海人来说是一个偏僻荒野之地,大家都不愿意去浦东买房。到了浦东岸,外公也不高兴带我上去。于是,我们又继续坐船回去。印象最深的是,初次坐轮渡时期,我们一口气坐了一下午,四站、六站、八站,多到我数不清。我还不知道轮渡只在两岸通行,以为已经离家很远,再也回不去了。眼看夜晚将至,吓得大哭起来。

外公对码头也很有感情,他自己就是从十六铺码头上来的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从宁波逃难到上海,靠在码头上做小生意糊口。码头上鱼龙混杂,有一天,别人告诉他造船厂在招工,他就去报名了。上班、夜校乃至婚后的生活,都围绕着黄浦江展开。我永远不知道,当年外公带我坐轮渡时,他心中又会有怎样的感慨——为上海,为命运,也为晚年时终于降落的安定。

我们坐轮渡的时候,轮渡已不再拥挤,乘客们客客气气。但据说从前并不如此,浦东浦西全靠轮渡衔接,上下班时,大家都在码头上奔跑。为抢位子发生一点小口角,大概也是常事。到如今,这种热闹已转移到地铁上去了,但许多上海市民仍留存着轮渡的记忆。

关于黄浦江上的轮渡,还有一章小华彩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,由于园区位于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,轮渡也被用于客流的运载。这是世博会上史无前例的水上路线,重新将轮渡置于人们的视野之下。不禁令人想起,很多年前,熙熙攘攘的黄浦江畔,第一班过江轮渡开航的时刻。那是1911年1月5日,距今已有103年。只是“江畔何人初见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”,时间洗涤了这座城市,将万千文明的种子播撒下来,在这种飞速发展之中,却有一些古老的、近乎恒久的东西始终留存在人们的心中。

有时间让我们回到轮渡,重新看一看黄浦江承载的两岸美景。

越来越好(鸟虫篆书法) 徐谷甫

夜光杯

边看边聊

冷面包和乌衔纸

顾文艳

中国传统节日寒食节,在清明节前的一两天,这个时节的风俗是禁烟火、只吃冷食。苏轼著名的《寒食帖》里有一句“空庖煮寒菜,破灶烧湿苇”,意思就是一天到晚下雨,芦苇柴火都湿了,想点个炉灶开火热热菜都不容易。古代开火得用木材烧起来才行,所以不是什么小事,特别是禁完火之后的新火,这时候得用新木材取火了。

现在年轻人知道寒食节的不多。我没怎么刻意在寒食节吃过冷餐,但寒食的经验,我有不少。以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,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几乎天天寒食。当时也不是刻意而为,而是因为德国人本来就有寒食传统。德语里有个词叫晚餐面包(Abendbrot),用来表示晚饭,就是因为德国人晚上习惯不开火,晚饭就吃点冷面包,一般是黑面包。面包上可以涂层奶酪,放上冷肉切片或者两片生番茄,再配一杯啤酒。碳水大餐,其实还挺耐饿的。德语区的人都有面包情结,至今保留着300多种不同的面包,作为日常寒食很完美。德国作家博歇尔特以前写过一个短篇就叫《面包》,讲二战后一对德国夫妻每晚按规定分量吃晚餐面包,有一天妻子半夜醒来,发现丈夫在切面包偷吃。第二天吃晚餐面包的时候,她把她的那片给了他,没提偷吃的事。博歇尔特费了不少笔墨写半夜外边如何风雨凄凄,寒风凛冽。写得贴切:寒食佐寒夜,寒冷的面包配寒冷的时代。寒食那段日子,我在德国写博士论文,晚上学当地人吃冷面包,中午吃冷色拉。目的一个是节省时间,一个是为了下午能在图书馆里不犯困。那段时间大概也是清明前后,正好应景。天天寒食,自然不会有什么节日感,可那种终日清醒又不知时日的感觉令我至今难忘。那感觉的确跟食物一样,也是冷的。苏轼的那句“那知是寒食,但见乌衔纸”大概可以用来形容一下那段时光:成天关在屋里,日子一成不变,夜晚在身后拼命地追赶;根本不晓得已经到了寒食清明的节气,直到外边突然出现一幅乌鸦衔纸灰飞过的图景。时间像一个错觉。

乌衔纸,真是个奇异的画面。

健康

红梗芋艿助康复

一 土

上海人把芋头叫作芋艿,而且对本地产的芋艿情有独钟。因主产地在崇明,芋艿顶芽泛红色,故得一个“雅称”——红梗芋艿。其实崇明的芋艿是上不了排行榜的,从大名鼎鼎的荔浦芋头、奉化芋艿,到莱阳、白庙、建昌的香红芋艿,再到靖江、张溪、江永的沙香芋艿……就是没见到崇明红梗香酥芋艿,但它能受到上海人的偏爱,必定有它的道理。

我原来对芋艿是不屑一顾的,烹饪后那种黏滑、带“糨糊”状的感觉让我如“如芒在背”,看着就不舒服。要说和芋艿是如何越走越近的,那是我知晓了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。

十年前我胃部手术,康复期间慕名求诊的老中医已悬壶济世六十余载。一番望、闻、问、切后,他让我吃些芋艿来调节身体。他告知:芋艿可以消瘰、散疖、行水止泻、益脾胃、调中气、适用于消渴、慢性肾炎、便秘等疾病。还可以增强免疫力、降血脂、预防冠心病、强化肝功能等。他见我洗耳恭听,便笑着补充:芋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、矿物质,植物蛋白的含量也很高,脂肪却很低。芋艿中还含有一种天然的水溶性多糖类物质,这种多糖类中的非淀粉多糖能降低患直肠癌的风险。他最后关照:阴虚火旺及湿热内盛的人少碰。打那天起,我就试着吃起了芋艿。时至今日,隔三差五地吃两个,以饱“口福”。食用方法要么隔水蒸、要么清水煮。吃甜的蒸熟后剥皮蘸糖,吃咸的水煮时放盐,或甜或咸,轮番上阵。从敬而远之到爱不释手。事实上,早在唐宋时期,芋艿的药用价值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了。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和《食疗本草》是最早对芋艿防病、治病及食疗保健功能有文字记载的药书。不管是魁芋、子芋、芋梗、芋叶等均可入药或用作食疗。芋艿可以熟食,亦可生用。可内服,亦可外敷。现在基本上是以蒸、煮熟食煲汤炖菜或以其他荤腥的辅料亮相餐桌。生品可擦抹、捣烂贴敷,煅灰制复方擦患处。这几年,随着芋艿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,越来越多的芋艿“为大众喜食”。

七夕会

夜光杯